

“海子神话”与“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高波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20年来,通过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与视其为“心灵赤子”,是“海子神话”中的两大基本倾向。上世纪末,“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是“斗士先知”论,以此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转向“心灵赤子”论,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文学知识分子”自外于民众和实践的“精英”立场,注定其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努力难有实效,“海子神话”的述说,显现出他们的雄心和激情、无奈和感伤。

关键词:“海子神话”;“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4-0116-06

1989年3月海子卧轨自杀后不久,有人即断言“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1]事实的确如此,20年来,一直有人在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

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是“海子神话”中的一种主要倾向。当年即有诗人在纪念海子的诗篇中说,是海子“率领绝食进入第168小时”,将海子的自杀和其时的政治风潮联系起来,并请海子宣告:“下一步就是牺牲,下一步不是宴席”,^[2]视海子为政治风潮的引领者和发号施令者。1993年出版的《以梦为马——新生代诗选》中,选录了这首诗,可见其时有相当一些人,就是这样看待海子的。

著名评论家朱大可在他写于1991年的《先知之门》一文中认为,人类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之夜”的隐喻之中,海子,则是看破了这一“黑夜真相”的“先知”。像海子这样的“先知”,对现实没有采取隐忍的态度,他们既是黑夜的目击者,又是黑夜的言说者,“凭借人的内在智慧光线、神喻的启示和说出真理的非凡勇气,宣布了对世界之夜的激烈审判”。^[3]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海子决绝的自杀方式,也就是对“世界之暗”的抗争并以此来警醒人们注意这“黑夜真相”。在朱大可看来,海子的自杀乃是“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4]

收稿日期:2009-03-02

作者简介:高波,男,云南武定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像这样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神化圣化海子的倾向是绵延不绝的。1999年出版的海子十周年祭的纪念文集中,许多人还是这样看待海子及海子之死。他们认为:“诗是一种精神,而诗人的死亡,则象征着一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海子之死逼迫我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海子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求不到生存的确凿理由时,这一切便转化为死的理由。”海子的自杀,还是被看成针对现实的主动抗争,唯其如此,海子之死也就“意味着诗人形象的最后完成”,被视为启迪警醒人们的“前无古人的特殊功业”。^[5]到了2001年,第一部“海子评传”出版,作者依然在书中说,海子的自杀,是“适时而纯洁的死亡”,是一种充满了文化批判意义的“形而上死”。^[6]

“海子神话”中的另一重要倾向,则是从诗学的层面上纯化美化海子,将海子视为“心灵赤子”。海子自杀后不久,1990年6月,他的一位诗人朋友苇岸写下了沉痛的悼念文章《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句借自卡莱尔的作为标题的话,正显现了苇岸对海子及其诗歌的赞誉。“‘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自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在他看来,人们未能发现、承认海子这一天才诗人及其诗歌,不仅是穷困无名的海子最终走向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如他所言:“天才是自然所给与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为了得到这样一件礼物,也许我们要等待几个世纪。如果他在我们的手中受到损失,责任全在我们自己。”^[7]

进入新世纪之后,纯化美化海子的倾向更趋明显。2004年和2005年,两部有关海子的传记《海子传》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先后出版,两部传记都注重将海子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创作历程乃至一些具体的诗篇联系起来,展示海子诗篇的人生内涵和诗意情调。在总体倾向上,两部传记都认同苇岸对海子的评价。《海子传》的《序》,就围绕着“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句话展开:“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句话可以成为海子的写照。”《序》中强调海子是一位“赤子”,认为海子及其诗歌的可贵,在于其是抵御“这个日渐金钱化、日渐冷漠的世界”的“一种温暖而光辉的存在”。^[8]《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则在书的扉页上,直接引用了前述苇岸关于“诗人是世界之光”的那段话,又在“后记”中说:“海子的诗句有着金子般的质地,直揪人的心灵。昭示着温润、明朗的世界。他用春暖花开的诗句为我们的心灵送来阳光和温暖。他用诚挚、纯洁的赤子之心,启迪着人类生存的意义。在这日渐金钱化、日益冷漠的世界里维护着光辉和尊严。”^[9]由此可见,两部传记的作者,都注重海子诗歌中所昭示的“温润、明朗的世界”,认为海子的诗“给我们的的心灵带来了阳光以及温暖而美丽的情怀”。他们都把海子的诗,视为超越“日渐金钱化、日益冷漠的世界”的“温暖而光辉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海子就是一个守护人类精神价值的“心灵赤子”。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还是将海子视为“心灵赤子”,从不同层面和方向上述说“海子神话”的人们,对海子及其诗歌,都作了各取所需的择取阐释和“过度阐释”,其中不乏“神秘的”牵强附会。“斗士先知”论者,更关注海子的长诗或他所谓的“大诗”,注重发掘这些长诗和“大诗”的“形而上”深度和意义,阐释其现实针对性,对海子的抒情短诗则较少涉及,例如朱大可的《先知之门》就是如此。“心灵赤子”论者则与此相反,当他们把海子的诗篇视为“温暖而光辉的存在”,将其作为超越“日渐金钱化、日益冷漠的世界”的精神境界时,他们所注重择取阐释的,即是那些情调纯美宁静的抒情短诗,海子自己所看重的那些表现“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恢宏长诗或“大诗”,则被淡化乃至舍弃了。关于这一点,从《海子传》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这两部传记中每章每节前面作为“题记”所引述的海子诗篇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海子自己说过,他的这一笔名取的是“高原上的湖泊”之意,^[10]但为着说明海子是看破了“黑夜真相”并以死亡挑战“世界之暗”的“先知”,他的这一笔名被论者作了这样的阐释:“‘海子’也就是黑暗之海的苦难孩子,命名都隐喻着生命的内在脆弱和夭折命运。”^[11]一定要在海子的自杀中升华出某种深意,是“斗士先知”论者和“心灵赤子”论者共同的努力。前者认为这一“死亡绝唱”是启迪国

人深思生存意义的“特殊功业”，后者则说，海子“将全部的心血倾注于心爱的诗歌，挑战生命的终极，让自己的灵魂升向诗歌的天堂”。^[12]当他们作这种“形而上死”的阐释时，故意无视这样的事实：法医鉴定海子死于精神分裂。海子的友人和他自己的日记中，都述及他生前已经有幻视幻听等典型的精神病症状。海子留下的几封神志混乱不堪的遗书，也说明他此时确实已经精神分裂。^[13]然而20年来“海子神话”的述说，其中除了各取所需的择取阐释及“神秘的”牵强附会，又是刻意地回避了一些“平常”的事实。

二

仅仅凭着各取所需的择取阐释和神秘的牵强附会，难以让“海子神话”的述说流传久远。20年来“海子神话”的述说绵延不绝，还因为海子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确实为人们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提供了契机和基础。

海子说过，他的诗歌理想，就是要超越抒情诗人、戏剧诗人甚至史诗诗人，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14]他的这一“大诗”追求，和他所推崇的“诗人使命”相关。海子曾说，他虽然只读到了傅尔德林的几首诗，但他“就永远地爱上了傅尔德林”。傅尔德林认为人类的理想生存应当是“劳顿着，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可是，“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傅尔德林在诗中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师/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15]海子对此非常赞赏，在《我热爱的诗人——傅尔德林》这篇短文中，他完整地引述了这首诗并认为傅尔德林的诗有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光辉和美”。海子认同傅尔德林所倡导的“诗人使命”：诗人应如“酒神的神圣祭师”，“在黑夜中走遍大地”，为“思想黑夜”中的人类寻求“诗意的栖居”。^[16]于整个中国诗歌传统而言，海子所推崇的为人类寻求并设计理想生存的“诗人使命”，无疑是一种新的诗学精神；他在“大诗”中所展现的那种博大情怀和高远情调，无疑也是一种新的诗美境界。“海子神话”中的“斗士先知”论者，都是注重从海子的“诗人使命”、“大诗”理想及“大诗”情调等方面来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的。

除了几万行的“大诗”，海子还写下了200多首抒情短诗，歌唱家乡、土地和爱情。海子的《致凡高——我的瘦哥哥》一诗表达了他受凡高启示而领悟到的创作真谛：“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丰收”——应当把诗意关注转向底层的生存和劳作，同时，又要把“向日葵”画得犹如“痉挛的手”，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这样的诗意关注。由此海子发现了农家生活的艰辛和美丽，并以一个农家孩子的切身体验，将其饱含深情地表现出来。海子的抒情短诗以其对家乡和土地的深情、独特的“中国乡村意象”、“通灵”的方式，呈现出具有浓郁农耕文明色彩的纯净且宁静的诗美境界。在“心灵赤子”论者看来，这一诗美境界充分鲜明地反衬出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喧嚣及弊端，为饱受商品社会消费文化压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诗意栖居”的精神指向。在这里，他们找到了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的依据和出发点。

海子在敏感时刻不同寻常的卧轨自杀，也为“海子神话”的绵延述说，提供了诱因和契机。现实中的海子是处处窘困的。他追求远大的诗歌理想，把诗歌创作和夺得“诗的王位”、成为“诗的天国”中的“太阳”，当作他摆脱现实“受难”困境的救赎途径。用他的诗句而言，就是“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祖国，或以梦为马》）。据他生前挚友的描述，海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除了两次漫游西藏和日常授课之外，海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上午睡觉，下午读书，每晚写作到天亮。^[17]无论是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还是将其视为“心灵赤子”，海子对诗歌的这份投入和执著，无疑令人敬佩和景仰。用海子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耗掉“多余的活命的时间”的工作方式，海子自己却赞赏并认同这样的工作方式。这样的工作方式损害了海子的健康，加重了他的病情。当他承受不了现实的种种压力和烦扰走向精神分裂，最终酿成自杀悲剧时，在“斗士先知”论者看来，这一

敏感时刻的死亡却是某种“号召”和“宣告”，这一“死亡绝唱”乃是“天才的策划”，“意味着诗人形象的最后完成”；而在“心灵赤子”论者看来，这是海子“将全部的心血倾注于心爱的诗歌，挑战生命的终极，让自己的灵魂升向诗歌的天堂”。出于对海子诗歌才华的敬佩及其早逝的惋惜，也出于他们阐释海子诗歌时的各取所需，“海子神话”的述说者们，借助海子之死，在“海子神话”中附会了他们的“过度阐释”，同时，也使得“海子神话”的述说，具有了令人“震惊”的效果。

三

说穿了，阐释及“过度阐释”文学现象，本是一些“文学知识分子”介入现实凸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基本途径。海子因其诗歌创作的特征鲜明及内涵丰富，也就成为“文学知识分子”们着力阐释的对象。由此，在对海子的阐释及“过度阐释”中，必然渗透着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动态地看，在上个世纪末，人们是侧重于从“斗士先知”的角度来述说“海子神话”的，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述说，则偏重于“心灵赤子”方面。前面在引述相关的代表性言论时，笔者有意指出其写作和发表的年代，即是要显现这一点。如果说，由于海子的诗歌创作和人生道路与“神话”述说者的意图有着某种契合，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如此这般地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的话，那么，“海子神话”述说在时间中的这一重心转移，则显现出“神话”的述说者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要如此这般地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

海子短暂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5年，这一在今天为“知识界”的许多人所怀念的“80年代”，涌动着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知识的热潮，海子自然也身浸其中。海子的友人曾赞叹：“仿佛人类的全部文化都已装进这个二十几岁青年的头脑中”，^[18]其实这“全部文化”主要的还只是西方知识。海子在他的《诗学，一份提纲》^[19]中，几乎没有提及中国诗人，提了个陶渊明，还是作为“反面教材”用的，却有如信手拈来但又一气呵成地谈到了荷马、毕加索和萨特等数十位西方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把他们视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和学习典范。海子在谈论诗歌理想和诗歌“品级”时，用了“王、王子”，“太阳王、众神”这样的“谱系”来比拟，由此可见西方知识对他的影响。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他也常常使用“王子、少女、盲诗人”等源自西方诗歌传统的隐喻和意象。他在诗歌和诗论中多有表示：试图像基督那样来拯救人类，推崇傅尔德林式的诗人使命——为处于“思想黑夜”中的人类寻找“诗意栖居”的家园。这些源自西方知识影响而形成的精神指向和自我定位，无疑延续并发展了五四以来文学家即启蒙家的角色意识，也折射出其时的“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由于年龄及出身等各种因素，就海子的生平事实看，他只是想做“诗歌之王”，做精神上指引拯救人类的智者和圣者，在思想上并未积极呼应当时潜涌的政治文化思潮，更没有介入这种政治文化骚动的现实行为。然而当他因“精神分裂”于1989年3月卧轨自杀于山海关，死亡方式的特殊、时机的敏感性以及海子诗歌创作中所蕴含的种种潜质，使得那些和海子有着同样的心态——试图像智者圣者那样指引拯救人类，另外又想积极呼应现实政治文化骚动的“文学知识分子”，在这里看到了契机：以阐释和“过度阐释”海子，作为他们介入现实政治文化骚动的一条途径。以为海子“带领绝食”、“宣告牺牲”，从“斗士”的角度对海子作这样的“过度阐释”，确实是过于简单附会了。而从“先知”的角度来阐释海子的人们，在从文化哲学的层面褒扬海子“窥破了人类的精神之夜”后，也是把海子拉到政治的层面上来阐释其“批判封建专制”的现实意义的。他们一方面抽象地说，海子的作为是“针对世界之暗的一种极端的精神反抗运动，开辟着对世界之暗进行审判的悲痛事业”；一方面又把“海子神话”的意义阐释，具体地指向“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这其中隐含着许多不便明说的潜台词，所以海子自杀的地点和轧死了海子的“轮子”，也就被神秘化地阐释出许多“象征意

义”:在他们看来,海子之所以选择在“秦皇岛”附近的“山海关”自杀,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集权主义者”建造的“羁押人民”的“长城”的“起点”。而轧死海子的“轮子”是“永恒循环”的,海子“以结束自己的方式打击了轮子,使之置身于尴尬的地位”。^[20]“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海子之死也就成为启迪国人的“特殊功业”。^[21]事实上,为海子料理后事的诗人朋友西川说过,“山海关”只是便于表述的大致说法,“海子并没有选择山海关,而是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那是一个适于自杀的地点,在海子之前,曾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22]透过这些神秘的附会,以阐释和“过度阐释”海子来表达自己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一些“文学知识分子”呼应其时政治文化躁动的情感和立场,昭然若揭。

近20年来市场经济的成功,逐步平息了“80年代”潜涌着的那种政治文化骚动,淡化了“文学知识分子”所向往的那种政治文化热情。倒是随着商品社会的逐步成型,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物欲和金钱的压迫,困惑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人生的意义。海子在其抒情短诗中所创造的具有浓郁农耕文化色彩的纯净且宁静的诗美境界,为人们疲惫的心灵提供了栖息的场所,也为“文学知识分子”思考解决当下的思想文化问题,提供了精神资源 and 价值指向。那种农耕的、纯净且宁静的诗美境界,反衬出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喧嚣及弊端,成为与商品社会消费文化相对立的“诗意栖居”。“心灵赤子”论者,也就朝着这个方向来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在他们看来:“诗人是世界之光。海子的诗是一种温暖而光辉的存在,他让我们回到赤子之心的时代。海子引领我们回到我们的原初,他替我们拭去尘土,让我们重新拥有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去怀念他,眷顾他!”^[23]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斗士先知”论者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是为了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现今的“心灵赤子”论者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则是为着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

当代中国的“文学知识分子”,秉承着五四以来文学家即启蒙家的角色意识。时过境迁之后,有必要反思这究竟是一种应当发扬的文化传统,还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心理习惯?以自我想象和期许,“文学知识分子”构筑了自身的使命和权利。他们推崇“诗人是世界之光”,也就是要以此自况,试图以“诗”来照亮世界,为“思想黑夜”中的人们指引“精神家园”。然而事实却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以“海子神话”而言,无论是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神化圣化海子,还是从诗学方面来纯化美化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对海子的阐释及“过度阐释”,在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20年过去,“斗士先知”论者所呼应的那种“政治文化骚动”,已经日渐消弥;“心灵赤子”论者所推崇的那种“诗意栖居”,也许有人愿意跟随但在现实中却是难有条件跟随,“诗”的光芒并没有普照人间。“文学知识分子”们茫然且无奈,以为这是“时代的错”。他们动情地说:“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然无言。”^[24]

以“精英”的姿态站在“旁边”或“高处”为人们“指方向”,是“文学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时至今日,他们似乎也不想改变这一自我定位。自外于民众和社会实践的这一软肋,注定了“文学知识分子”的宿命:过高的期许之后总跟着失望。20年来,一些“文学知识分子”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和方向对海子作了阐释和“过度阐释”,建构了内涵不一的“海子神话”,这其中当然透出了他们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持续努力,然而20年来绵延不绝的“海子神话”述说,在现实中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影响。从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文学知识分子”的雄心和激情,还有他们的无奈和感伤。

注释:

[1][17] 西川:《怀念》,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8页。

[2] 柏桦:《麦子:纪念海子》,谢冕、唐晓渡编:《以梦为马——新生代诗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 [3][4][11][20] 朱大可:《先知之门——海子骆一禾论纲》,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26、139、127、138页。
- [5][21] 吴晓东、谢凌岚:《诗人之死》,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53、53页。
- [6] 燎原:《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45-356页。
- [7][24] 苇岸:《诗人是世界之光》,转引自余徐刚:《海子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68、268页。
- [8][23] 伍恒山:《海子传·序》,见余徐刚:《海子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
- [9] 周玉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后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
- [10][18] 苇岸:《怀念海子》,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44、42页。
- [12] 周玉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引子”,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
- [13][22] 西川:《死亡后记》,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919-930页。
- [14][15][16][19] 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扉页、第915、918、896-897页。

[责任编辑:廖哲平]

Haizi Myth and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GAO Bo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For 20 year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Haizi, some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have kept on telling Haizi myth continually. There are two basic tendencies in the myth. One is to regard Haizi as a fighter-prophet, and the other is to regard him as the man with pure soul.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the main tendency is that of a fighter-prophet as it echoes the disturbance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time. In the new century, the main tendency shifts to that of the man with pure soul as an expression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consumer culture in the society.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elite position, detached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practice,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get them involved in reality so as to highlight their efforts. The description of Haizi myth demonstrates their ambition and passion as well as their helplessness and pain.

Key words: Haizi myth,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cultural mentality

(上接第108页)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Hemingway's Journalism

YANG Ren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Ernest Hemingway begins his literary career as a journalist. His journalism with unique traits has become part of his artistic style of fiction. This article gives a systematical and profound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the journalism by American scholars and points out that Hemingway writes journalism with fictional devices while he puts the facts of reports into his stories. So it forms his unique styles, which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writers of New Journalism such as Joan Didion and Norman Mailer in the 1960s. The postmodernist elements as shown in his "fictional memoir" have encouraged the American writers of a new generation. That is extraordinarily significant.

Key words: Hemingway, journalism, fiction